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空同集卷四十三

明 李夢陽 撰

碑文三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於是

并稱為關内三才云余曩游關内見秦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為燕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既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為刑部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上竟皆允之語載康

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秬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賈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為上林苑監正以秬為監副已知侍郎有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千金鎰數十千緡敕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

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關中矣侍郎
葬於縣北卜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
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賛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
卒塟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睿皇帝時又有詔起
尚書孫應祠者於是健來送銓部會健着田間冠由部
甬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秪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
已廼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嗣知事卒葬
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

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嶢

嶢人將缺焉勿為皚皚人將汚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絶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絶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爝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踈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以可萬

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令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
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
生無弗傷矣夫乃令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爲巴菴
巴菴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
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
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
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瘻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
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

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絶於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寖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餔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

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昌觀康尚書今其子孫餔歠而啜積昌使人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裒之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往古淩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

嗚呼遐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裡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甓作堂室稼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除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宦宦即使君巍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膴膴蕃蕃岐渭盤馬平陽宅厥土太安人祔之是曰

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平陽君生宣德庚戌四月辛未卒弘治壬子正月癸巳年六十有三歲妻張氏封太安人生宣德甲寅三月乙酉卒正德戊辰八月戊寅年七十有五歲男子二人阜先卒年十有八歲海娶尚氏女子一人嫁為乾州人習五車妻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

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葜處朴指曰父葜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余望之歔欷已謂朴曰比㸃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豎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廵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廵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

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寃故禎君名字賔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貲入瑾如他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王筍山云篤古持禮諱

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閧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輙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廪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為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

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令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邪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令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為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武鄉縣武君墓碑

武君者武鄉縣人也諱彪字執雄生二男子長曰威次曰盛弘治間武威為扶溝丞三年忽心動即日趣治裝歸歸逾月喪其母逾年又喪其父即武君也縣喪祭故鮮禮而扶溝丞葬祭其父母則以禮含斂作木主起祠屋咸創自丞丞又來乞表其父墓余曰嗟乎武君余聞其人盖任俠者云成化間武鄉丞張翔扑殺豪吏王䖍而䖍父輒呼其家衆圍官寺將禽翔是夜翔縋城出匿武君家在城西十里叚村王䖍家衆即又圍武君家武

君於是勒其子弟若鄉少年盡死與王褫家衆敵諭以
禍福卒解翔難及後翔以他事免而武君輙又率其數
騎送出境以還張翔謂人曰生我者武彪也而晉土故
堅勁民豪觀史稱蓋聶代諸白是巳令有武君然武君
不専以力豪而喜下賢士夫又曽為繕梁除道建塾數
事而縣俗故苦嗇其畎畝人有老死不衣紵葛紈綺者
并不見諸純麗物武君則創導之桑使務紡績令稍稍
成效矣前郭解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史氏

嘉焉及若孝弟事未著也武君其父病嘗糞甞苦武君喜父病乃尋愈武君生永樂癸卯正月十一日卒弘治壬戌正月十二日年八十歲娶李氏舉人李森女長君六歲先二年卒有孫男子六人云扶溝丞曰我先世太谷人諱建沁州知州始徙武鄉諱祥縣務都監官諱從義山北廉訪司知事諱季良輝州學教授至國朝有諱炳文者為縣主簿於武君為高祖

太康縣安氏塋碑

太康縣西岡曰侯陵而安氏塋焉葢葬者五世矣塋西南塋亦安氏二丘前並七丘後纍纍斜然迷莫知誰墓而今塋四凸而中凹如掌形一世葢于安為高祖葢生二子曰居曰全葬之左居三子曰泰曰康曰庠全二子曰慶曰庸葬之右泰子曰柱曰杞康子曰盤曰止曰吉庠子曰樞曰棠慶子曰和葬左前柱子曰清曰深曰浩杞子曰洪止子曰仁曰倜樞子曰鑰葬右前吉子曰行又稍前而安之猷也則自丁氏丁氏者葢母也丁氏兄

為元平章官元亂平章官提兵過太康乃挈其妹甥北而丁氏中流矢道死而平章官乃獨挈其甥北已而舅甥復相失而盋自轉徙于長子因娶長子張氏亂定夫婦歸乃始鋤剃榛誅茅薙埽墓丘創室廬亦難矣李子曰今之葬蓋專言地理家云質體𥂝徼利福計枯腐饕潤澤君子蓋羞稱焉然中古以來顧率尚之令號稱賢豪人亦往往談青烏信眠牛而望氣者言陵侯陵坚安氏塋逆推其必盛今考其一世一人二世二人三世五

人四世一十二人五世二十二人六世二十八人貴而
知州者一人康是已推官者一人吉是已進士知縣者
一人仁是已壽而官者一人棠是已義而官者二人國
子生者一人縣學生者三人王官者二人吏而未官者
三人賢而篤行者世有之揆其言不虛矣而予則謂人
道邇天道遠向使安氏族大而橫富而違禮貴而怙埶
譬之本根既撥枝葉必萎即令葬者乘生氣據王相陽
來陰受支就干合未必盛若是而今人靡察顧時時見

勝地擇利穴冀發其子孫斯何異于弗耕而饑曰天也豈不悖哉左生則又謂予曰行蓋有二男子云長曰邦次曰都我冠拖紳安門之封胡于今塋樹柏千建堂豎門翼之以屋覆碑以亭爰成父志李子曰甚哉人道之邇也今觀侯陵安遠而彌蘩盛而彌賢渢渢乎猶朱陳王謝焉是果地里使之然否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安氏之謂矣予既為之碑復系之銘銘曰於維安氏肇自武威漢有安成厥宗用輝壹憲英悍傑施及妝丙靖

冠康國南土是屏喪亂中蝕胥淪胥遷頑果不食太康
僅延於昭爾祖童年禍嬰舅挈之北母隕于兵艱難仳
離危而竟立生還沒寧嗣衍族集苞桑既固瓜瓞聿馨
有媛者女待召掖庭暴殂帝驚歸骸特錫綵帛黃金傳
馬有駒廼有推官敬刑明寃實發我祥奕奕言邑尹
罔究予也實惜策名馳譽孰云匪積雖有弗顯咸敕廼
躬氣滋木茂土腴禾豐種木維蔭種禾維飽勤力者獲
勤德者報彼曰行者于義彌敦約已厚施爰穆犀昆二

子章甫如璵如璠履美紉芳孝敬靡諼墓門式啓堂廡翼翼列柏翁蒨井逕修直禴蒸是歸族姓攸聚蹌蹌濟濟威儀孔度牛羊載陳罍斝苾芬來歆來格僾如有聞里人用欽爰効爰則丘木勿翦過墓者軾

真樂翁墓碑

真樂翁者南宫縣人也字楨夫名榦姓劉氏生正統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九歲葉卜城南十里王村葬矣翁孫曰濂者舉進士

知杞縣徵為御史過大梁見空同子述翁之行已而泣而請所弗朽焉于是空同子始知南宮有是翁也夫世嘗言人有幸不幸者有由然哉遼邈之域奇絶之山汪濊之川靈異之木詭怪之石耳目未之聞見載籍未之紀記文史未之稱述闇焉竟無聞者舉天地間豈少哉而顆珍枝寶隻禽孤獸光色羽毛苟殊于其類一為人傳播則慕之者求獲之者憐失之者惜豈其物真大殊哉遇有幸不幸耳故蒼蠅驥尾君子譬之斯遷氏發青

雲之歎而重傷泥途之難也夫真樂翁者固淳行力道之偉夫也進取志厄功名不著于春秋乃竟蕪没草莽畎畝間以死使非其孫顯而亟揄揚之斯與遼逖之山川木石異邪翁父諱明母曰崔氏崔之卒也庶母孫理其家事翁事之如母君子之言孝也以舜損祥為至者以其母繼也庶又有間矣而翁母事之不謂淳行哉翁故貧尚儉獨購書不費之愛也每燕居令子孫誦說書史會意便欣然喜曰古之言不難知難于行耳誦之而不

行猶不誦也諸子孫環拱曰唯唯翁顧之笑曰樂乎遂自稱真樂翁斯不謂力道者哉道故仁仁故義義故亮直亮直故急難故居也爭者聽其平悖者畏其評暴者沮柔者恃而出也羣而和醜而讓見溺則援是皆偉人之行也非一珍一寳一光一色一羽一毛者倫也然鄉之人知焉矣出其鄉弗知也同其出者知焉矣出不之同者弗知也何也窮僻之邑無青雲之媒幽貞之士鮮驥尾之求故也故予于真樂翁有重歎焉歎者何也悼

賢之無聞而慨善之易泯又悲幸也邑之長老曰翁二子曰錫曰鎧錫為知縣六孫曰濂曰河曰濤曰沱曰藻曰渚濂為御史不可謂無聞得空同子譔述不可謂泯王村之塋翁無心而獲地不可謂不幸夫信斯言也則易之視履考祥驗邪即詩之曰監在茲者邪不幸于人而幸之天無聞于身而聞之子若孫遂以之不泯所謂積善餘慶者邪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張公者杞人也名廷恩字世榮號雲莊子世居西岡曰
張大公者國初自墾地數千畝大公生欽欽生普普娶
于胡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生張公初普爲縣學生力
行有聞於是從杞之草營居而以墾地之半分其族亡
何夫婦連卒時張公十三歳耳奉遺言權厝其父母喪
於郭西公既孤微然有姨之夫五咸富盛招之使營生
公弗從乃返西岡而居會族有横者欺公少而貧而侵
并其墾地之半謀曰渠孤兒耳有言則阱之公聞之怒

直于官竟歸我田是時張公弱冠耳勃勃英氣逼人矣
土俗租地畝錢百張公則八十已而曰吾地畝租五十
於是人爭來租地無閒者計其入反倍於他由是富盛
而張公智負氣用才然又施故布衣雄數郡嘗如杷還
西罔單馬袖鐵尺望見人聚路塞問之曰有生馬齧人
公立馬上瞪久之下棄馬杖鐵尺步而前而生馬者果
奮鬛䖝揚蹄張口來噬公舉尺擊破其頂斃馬神氣自如
上馬不顧而去東地嘗水公力主藝稻稻熟水且復至

或辛之曰雲莊子智孚公令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𨺗其堆多則四之又令曰崇土如堆數公旦往第分其稻堆巳堆則標之幟又令紉其秸囷稻崇土上人衆而力齊卒免之水人服其才是歲獲稻數千張氏愈富而盛乃於是時大治屋廬于西罔歸睢曠斥墟莽數盜公之室垣塹重邃是故鈴柝不設而終其身無伏殁遺𦂳之警雖德其施者印之心亦勢使然耳初公治室造土車百人一車十車一長首止而尾動厥環無端略如水車

庠之義齊而均無憂于惰勤其糴倉穀日入錢緡竟無
弗明者或問之曰凡倉穀入記之簿子第令一僕主其
出如簿數則已又令一僕主入緡緡頭封識其姓名有
弗明責之渠也昔人謂世非乏才顯晦隨遇即有豪雄
之倫使青雲是違驥尾莫附則桑間止于餓夫胯下終
于寒士雖肩輿負勇登壇效能安所庸哉夫以張公之
智之才之力使提十萬横行匈奴則長城必屹於塞北
王庭宜絶於漠南顧歿齒草野卧煙霞獵鹿豕終焉悲

夫弘治間輸金二百鎰助邊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衜雖出入騶擁位勢甲於鄉人然亦奚益矣今鄉黨每述其輕財之行曰張公遷其父母葬令狐城始相地地主曰畆四十金公即與四十金既葬構室固墉森森柏松白燕巢其墓廬嘗歲凶公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或不能還直則約來秋還所直來秋或又不能還直則舍之正德間勦流賊官軍過杞公饋之芻五千居無幾歲凶公助之賑出粟千巳

兩歲又凶公又助賑粟千弗給二子自出粟數百繼焉公聞之喜曰真吾兒也巡撫官兩遣羊酒花紅勞公于把奉詔遵例建坊于巷閭移文曰仗義竭忠父子同心斯皆其大者如此乃其未試之才深藏之智固有莫之知者正德間惡少有陷公權奸者逮如京公處之裕如竟白還乃竊歎曰先民有言富者怨之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羅況他哉況他哉於是鬻遠田四千畝於人約三年耕有獲還其直復謂二子曰

若輩勿忘我志也嘉靖七年饑二子各出粟千二百賑之撫按官以聞奉詔各建坊如其父歲再饑弟出粟千撫按官奏聞自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尋以凡捐金五百請授文職行將復沐恩矣至今如公之里門者見表義之坊父子輝映聞以禮讓稱不以豐財顯則公之善巳裕後不可以為世法乎李子曰仁恵其弗義義恵其弗勇勇恵其弗智智恵其弗才今以雲莊子所事觀之果何若人哉夫豐城之氣非華莫識荆山之輝遇和

始彰故平世則雄伏豹隱亂離則龍翔虎躍人非盡拙時有利鈍然也今觀雲莊子之才智強力不謂之勇邪不義邪仁邪而埋耀草莽竟不一試于世此非時使之邪公以嘉靖三年二月八日卒年七十有五配楊氏淑德懿行無忝內助先公卒子男二長希仁國子生次希義國子生授兵馬進指揮使女五長適孫懷經次王洪運次王尚友俱國子生次馬敷政縣學生次康昱醫官孫男四益祚永祚錫祚俱國子生衍祚女五長適劉喬

松縣學生次周世子妃次孫燦次王震亨縣學生次聘許蘗周王以姻故又素知公訃聞悼焉遣官如祀祭是年四月十五日葬公令狐城從父兆也嘉靖八年冬李子作文樹碑

權博施墓碑

權濟字博施澄城縣人也其墓在縣城西十里段莊社權君蓋有男女各三男曰惟均曰惟平曰惟誠監生也女之壻曰雷頂曰許世昌曰楊復性嘉靖四年許君以

知縣陞開封府通判是時權君没而葬者三年矣許君見李子請曰嗟舅氏窆銘矣而墓未表也敢請於執事者李子曰夫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風天下也何也人無有不激之而興者也故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許君曰嗟舅氏厥行足揚之矣足勸之矣足以勵生而警後足以式之鄉風之國天下矣敢以表請于執事者李子曰夫厥行云何許君曰舅力

稼穡志孝友體無踰服口鮮過味聚而能散有而不居李子曰是勤敬儉義人也表哉許君曰舅宗族睦閭黨愛僮僕惠飲必醉醉不亂召必往往必先來必留留必欵李子曰是和易平實之倫也表哉許君曰舅嘗授散官矣不冠不帶也曰吾野服逍遥人也嘗賔之鄉飲矣舅不之赴也曰吾何行而賔于鄉李子聞之乃驚曰是高人也夫自世教之衰也聞假衣冠以衒俗者矣不聞其不冠不帶也聞求賔飲以欺時者矣不聞其賔之而

不赴也是二者人之高也表哉夫人之好惡未有不同者也不揚不激不激不興不興不勸自是權氏子孫不有念其先者乎生者不愧于死者乎鄉之人不有慕之而效者乎是誰勸之也故曰表死以勸生也表先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自是風之國風之天下不有勤敬儉義者乎和易平實者乎又不有不衒俗不欺時者乎未必非權氏之功也按權氏世居澄城趙宋時有為元帥者傳至權恩恩生亨亨生通通生允中允中生士賢士

賢生宗仁宗仁生定定生濟也濟娶楊氏克相其夫成
厥行合葬于斯墓墓表其大者他見于銘志者不表

勅賜愍節祠碑

愍節祠者贈光禄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德
七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
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禄寺少
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營葬樹石
表閭備矣曰其以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

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圮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人初閹瑾竊柄天下訩訩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胄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慎邏謹諜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

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胱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徇于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决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為之懾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挿諸口脅之侯叫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

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徇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

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謂弗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恥則不勇於是靦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皺戚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

非二顔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於乎
上蔡無慙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
妻者素邪侯名恩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
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戸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贇皆
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廿九日生侯茂山弘治
辛酉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
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
壬寅七月廿二日死年三十並返荊軻山而葬實有司

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閭咸足報往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節云賛曰哲人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日星生為俊豪死為神靈惟是貪夫有靦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我自為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侯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

衆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㧒刃頸可斷不斷者心騰氣為虹奔雷為音怒為之飈憤為之霧上帝是訴羣彪竟擒夫死于君妻死于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悼錫贈蕃優血食兹土有侐其宇禴蒸是承清酒肥羜威儀儼嚴景光煇燿白馬恍來朱旂大纛戸風泠泠若色若笑殲妖戡厲我氓攸保

空同集卷四十三

空同集卷四十四

明 李夢陽 撰

志銘一

封丘僖順王墓志銘

僖順王者封丘温和王子也温和父曰康懿王康懿父曰周定王周定父是為太祖高皇帝初温和年四十餘無子憂之時先大夫為王教授王問教授何以能子先

大夫對曰仁者必後於是温和戒嚴刻務寛恵削謀計斷酒省慾已而連生四子僖順其四也獨肖其父父亂髯乃諸兄不亂髯獨僖順亂髯先大夫退而私謂人曰王之傳四鎮國乎吾奇其貌已而長男夭二三以花生廢而僖順果王王諱同銘母梁夫人也以弘治元年閏正月二日生生二十三年為王王十四年是為嘉靖三年十二月七日而王薨年三十有七耳訃聞今皇帝驚悼遣祭議謚營葬乃嘉靖五年七月十有九日葬汴城

南四十里小黄河北實行人邊彦駱奉勑經營之者王為人英雄有才畧然心恒上人業豢僮滕徵聲樂交豪貴結勢權收置木石將大治宮室未竟而殂初王好夜宴鐘鼓管籥闐喧徹宵雞鳴月墜香粉銷落舄履雜糅而其興愈酣或勸焉王弗之從也竟以此殂妃劉氏六子三女皆嫡出長子先卒次安浞襲其爵次安汀次安澂次安泖餘未名也銘曰大明建侯同姓者王强支碁布周則蕃昌封丘三傳僖順逾揚御下以嚴賔友用禮

内獲賢助外有任使温和捐館廩無餘米庫鮮剩錢朱殿蕪圯僖順承之蹶然而起錦箏寶瑟玉輦珠履享厚中奪斯也常理三世並庚令嗣則嫡國祚無疆龔繼綿遂生氣是秉而祉永錫

博平恭裕王墓志銘

博平恭裕王者周惠王第十三子也諱安涀自稱思誠子又號述古道人母曰蘇夫人以成化十二年正月廿七日生嘉靖四年六月十六日薨年五十一歲訃于朝

輟鍾鼓一日遣行人楊東祭而營其葬事竣乃復又勑議謚令書之旌頒馬導之葬咸典也王卒之明年是為丙戌乃葬王汴城東之邊村其月七月其日十七日也王長男封鎮國者賢而孝豫竅其父墓垩石堅於是為封為樹為饗堂喪戚而易禮敬而文君子謂恭裕有後矣初恵王生男子二十餘汴老曰氣分則漓即其壽德其索乎會世子暴殂而平樂義寧諸王訐獲罪人益以德難獨恭裕讀書親友忘埶嗜善修補東書堂集帖校

誠齋録輯貽後録養正録著錦囊詩對諸書教授蕭雅張鳳等輔之也例初封郡王米二千石及恭裕為王裁如襲封止千石恭裕則勤心治生起宫室置田園備車馬盛賔客饒僮奴褭然為諸王首而臺省之官縉紳之夫湖海之客鮮有不造其門者次第名德必首曰博平博平云王有四男子妃鄧氏兵馬鉞女無出宫人戴氏生長鎮國曰睦柯娶都夫人張氏生次鎮國曰睦横娶劉夫人又二子未名封而生女子十二長曰金縣縣主

儀賓盛時升次曰涇陽縣主儀賓楊汝舟次曰單縣縣
主儀賓王恪次曰上蔡縣主未婚餘者幼銘曰用物精
多爽之神明王七世祖配天作京大邦奠中建侯于周
定憲簡靜懿惠承休弘本茂支積厚發光年耆德豐厥
後之昌龍旂葆羽駕虬驂凰馮風御氣英靈輝煌

鎮平府大輔國將軍墓志銘

大輔國將軍者三鎮國將軍之長子而鎮平恭靖王之
孫也諱同鉒周定王系有子同安睦則同者於定王為

曽孫矣初鎮國娶於楊生兩輔國暨廣武遂寧二郡君而廣武郡君生左宜人左宜人配按察副使李某則大輔國者於吾妻實母舅而為之甥之夫者義弗得銘辭矣輔國生天順元年七月廿五日十歲憲宗皇帝賜名十三封輔國將軍禄八百石長而婚於賈賈封夫人封夫人二年無何卒初鎮國慈柔罔理於厥家緇人丹士又日來紿破費之以是鎮國雖千石然恒貧及輔國則自立産鉅萬金起宮房長廊曲榭巍樓置鐘鼓美人凡宴

二八代進更歌遞舞絲竹之音諧比亮劉泛蕙流桂迴雪駐日明燈既入樂及徧舞雞鳴月落香粉雜遝屣履纖沓如是者四十餘年會累朝明聖四海平晏歲稔時和正德十六年正月九日輔國卒年六十五矣先是買夫人卒敕修北岡之塋輔國以卒之明年月日葬與夫人合生子一十二人安沺安澈安渺安池安洽安淋安汀安濡安涿安濱安滬安淶俱封奉國將軍女五人長平陸縣君配儀賓張輔次隴西縣君配儀賓趙璋三尚

幼孫男十倶幼孫女長襄垣鄉君四尚幼銘曰北岡之南古河之干崇而乾窾而金棺載棲載安

鄠陵府四輔國將軍墓志銘

四輔國將軍者鄠陵安僖王孫也安僖王四子四曰某封鎮國將軍而娶王夫人鎮國亦四子四者四輔國云四輔國十歲以例封禄歲八百石貴矣然純慎不以地高人而好詩書樂與衣冠徒遊嘗讀前史覽功名之會輙撫卷慨然而嘆曰嗟誠使某備一官吏生晉鼎敢多

吾哉又見豪貴人千金飾狗馬衣裘聚名姝罔費惜及義施顧一錢忍弗能與則又歎曰雙火一膏兩斤獨木是速滅之道耳且貧富命也孰有義而損者邪於是婚喪弗舉者輔國見之輒與鵝酒或棺人曰輔國壽揆厥心行永之占也居無何輔國病殂矣年四十一耳於是豪貴人反以輔國為口實相語曰匪火自焚匪斤自櫡輔國生成化丙申九月十八日卒正德丙子十一月十九日以戊寅年十二月廿六日葬繁臺之東今上遣官

祭勑有司塋馬輔國亦四子某某某某俱封奉國將軍四子咸好文下人士有父風云女一未封銘曰初帝天造法乇建侯厥子次五俾王于周實維文昭翰垣中州定王既殂憲也則立賢而無後簡以弟及是生鄢陵枝敷葉分由鎮而輔父子將軍於穆輔國年縮操芬賤貨遠奢欽賢慴文於赫宗藩周也實蕃衆絢驗色羣羽知騫鷟繁臺東垠修阡檟枌於中者墳輔國將軍

梁夫人墓志銘

梁夫人者封丘温和王夫人也父曰梁昇母曰杜氏夫人生天順八年十一月甲子年十四入王宫有姿才多能少言王異之禮焉入宫十餘年而生子子十五歲而温和王薨薨十餘年於是梁氏子立為王王立乃母梁氏請皇帝若曰母以子貴封梁氏封丘温和王夫人是時夫人年五十矣鳳冠雲帔坐於上於是王暨諸將軍跽奉觴稱壽退而王妃暨諸將軍夫人進奉觴壽歲時常而王問寢視膳日惕惕得夫人懽夫人顧乃病於是

王惶懼涕泣選醫慎藥禱神祈祇冀夫人瘳乃夫人病愈益增久之疲瘦失音王涕泣跽問張目頷之而已正德十二年八月廿二日竟卒受封四年矣令制王夫人卒皇帝遣官祭而有葬典先是温和王薨與妃趙氏合葬洪福岡岡在汴城南四十餘里而梁夫人葬則穿穴温和王冢傍而祭與葬皆如制葬之日卒之明年五月李某曰往予先大夫為教授輔温和王以是先母高宜人歲時朝于王宫歸蓋數稱梁夫人云彼予尚童稚然

今猶歴歴記先宜人言梁夫人蓋賢嬪云温和王隆凖

而虬鬚軀不甚修然聲吐若鐘焉先大夫甞私語曰王

必壽温和五十餘生今王果六十七歲而薨今王娶劉

氏妃生子二女三皆嫡温和王父曰康懿王康懿王父

曰周定王周定王高皇帝第五子也以是今王年甫壯

而行不果於它王銘曰有都者嬪淑慎且仁厥美用振

始徽終伸以獲于天以育以延蕃錫翩翩賁于丘阡

妃劉氏墓志銘

妃劉氏者鎮平端裕王妃也妃祥符人祖安監察御史父珣以妃授南城兵馬副指揮初妃以名家聘王王尚孺成化甲午王十歲矣例當封然父在又庶也於是封鎮國將軍而明年劉氏封夫人封夫人五年是為成化庚子夫人始歸于將軍又五年乙巳將軍進封王劉氏封亦進妃然妃罔乃育顧弗妬育於是盛氏育子某封鎮國將軍夫人育子某今為王何氏育子某封鎮國將軍張氏育貴池縣主配儀賓陳中云君子曰兪以

和繁樛木詠言瓜摘則稀黄臺是思故寛惠斯賢多嗣
國延女非兹有它善咸後也端裕王薨弘治乙丑薨十
二年為正德丁丑而妃氏卒王之薨也勑墓汴城東紅
船灣矣及是遣官祭妃勑有司開王壙合焉王薨之年
十一月十有六日得年四十一妃卒其年七月廿三日
得年五十六合之日正德戊寅十一月六日也端裕王
父曰榮莊王榮莊王父曰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
往聞諸父老曰定王之蒙化時恭靖王繈褓云間關夷

蠻萬里往旋乃竟名壽顯軒緜繁多賢斯所謂栽者培之邪令王事母妃謹無殊離于裏其終也哀由衷也玆宗之巨歟銘曰殊根並蔕齊之義珠沉玉翳雙乃備拓靈播馨衍所昆承哉繩哉生氣乘

夫人賈氏墓志銘

夫人賈氏者輔國將軍鎋夫人也夫人蓋通許人父曰賈宏滄州判官母曰王氏判官父恪布政司叅議叅議父麒封監察御史監察父賛鉛山知縣判官弟定按察

司僉事定弟宗宗人府儀賔賈氏葢四世甲郡中而夫人者魯乂輔國輔國者鎮平恭靖王孫而七鎮國者子也七鎮國女弟又配儀賔宗接姻重戚賈氏貴盛矣而夫人乃顧謙約孝敬沉慧姑田夫人者嚴人也杖人不百不止夫人事之顧事事當姑夫人意懽其心輔國者見夫人事事當姑夫人意也於是悉家事委夫人夫人即又事事當輔國意懽其心於是輔國優游日書史酒食與學士遊及有子女夫人視諸妾子女無殊已子女

於是又盡嘗諸妾意懽其心而夫人子河詩書文雅譲約孝敬沉慧又盡如夫人故君子謂輔國有子賈氏有甥諺曰胡荽不結瓜莪根不產麻言物必有種也今以賈夫人觀之信哉初夫人童時面盆中嘗見軿幢華蓋之形驚指謂人及長家人夢人送夫人以霞帔而僉事定時知絳州亦夢之故賈氏諸女無如夫人貴者然天固定之矣夫夫人生成化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以弘治七年十二月歸輔國正德元年奉今皇帝誥封夫人正

德十五年正月廿九日辛年年四十一歲夫人疾革也猶力起頮櫛坐于河暨諸子女侍涕泣問夫人弗荅也徐而曰吁予侍汝父二十七年矣今幸全而終吾目瞑矣夫吾伯叔姊妹者八也支離而夭折者多矣而吾幸而為夫人有子若孫吾尚有憾邪河聞之愈益慟有聲夫人曰河毋慟也人孰非死者已而曰取我服用珍綺諸物來於是盡散諸子女妾者會輔國亦傍涕泣問夫人曰終事慎而已永久之徒事觀美無益也輔國又問夫

人笑而曰君慮閔損單衣邪何問之數也竟無悽色哀鳴馬將絶曰取命冠服來此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於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之大閑也今觀賈夫人臨絶而不亂女之君子邪而輔國昨見子則曰夫人蓋名瓊英云曰㦸英者僉事定女也為時知縣妻時知縣死賊也其妻見賊而後死之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不如不見賊而死之為愈也李子曰予讀書女傳見其拮據賢淑六種是分未嘗不歎婦材之難也今觀

賈夫人生平之懿臨絶之音不為全乎雖然其壽齊矣與之角者將去其齒乎輔國與其子河詰李子請曰夫人以卒之年十二月一日葬城東白塔原願先生銘之李子曰予往聞夫人而嘗歎婦材之難也銘烏乎辭乃銘之銘曰坎而封者同邪貞而淑者獨邪沉而輝者珠邪藏而潤者玉邪吁夫人吁夫人

趙妻温氏墓志銘

温氏者予友趙澤妻也正德十年趙君拜開封府儒學

訓導挈其妻暨諸子來越五年是為正德己卯而其妻温氏卒自温之病迄其卒趙君周旋鬱悒踰禮而過情其斂也有鵲立棺首唶唶鳴趙君曰嗟匪妻之靈孰為斯鳴於是仰天大慟頓地哭已而為異鵲之歌曰鵲之來爾毛毰毸亡人孔哀鵲唶唶入我戸歴我筵式裂我肝已又為悼亡詩數百言歌之聞之鮮不泣數行下者或問李子知友者友趙為斯何也李子曰禮縁情踰情以賢過昔者子也居趙同巷焉游同學焉謀同道焉寢

嘗同榻焉又嫂呼温以是知温之賢稔趙千戶者趙君之父也守禦安邊營而趙君來游於郡學於是温事其父母其父若母安焉温生五男子一女趙君學弗能時歸看諸子温咸育之俾成人趙君往告予曰微吾妻吾奚免於離憂離憂則中曲亂中曲亂則學弗成及趙訓導也俸薄而屋隘日逐逐熱官送迎歸衙也塵埃滿面目衣振之簌簌土下趙或慚而憂温笑而慰解之曰君慚學成而官卑邪憂在人下逐逐苦邪然命也於是旋

旋奔具𩔖器更其土衣或手造嘉飲食勞其夫日為常於乎若是者足謂之賢不邪賢之則情必過情過則禮必踰禮踰則歌必哀故曰趙之於温也賢之也非獨妻也温延安衞指揮之姪女父曰温某母某氏以成化丁亥十月生卒年五十有三矣其仲子惇奉其櫬西葬安邊塔古寺山趙千戸墓次銘曰爾夫弗揚行而有彰矣爾年弗長育而五郎矣爾死異鄉丘首故疆矣

明故申宜人墓志銘

申宜人者河南右叅政董公妻也父曰申潔潔兄申洪錦衣衛千戶初董娶於李病而無子乃更娶陳氏居無幾李卒於是繼娶於申而陳氏則大不平鬧曰吾儒門女也父兄謂李病無子乃始副室於君然恒日夜念曰李或不幸卒吾女其繼之矣乃令繼申氏女邪於是宗族鄉黨聞之私為董憂曰申入門二女必鬬爭董之家其索乎暨入門申氏孝敬慈婉言動循矩家人有過蓋之不以彰背而密訓之曰汝過幸官人弗知也知之不

撻汝邪久之家人悦雖陳氏亦悦於是以嫡之禮奉申而申乃又不敢以嫡加之陳恩義若姊妹然於是宗族鄉黨聞之則咸喜相語曰董中書福人也獲斯二賢年餘陳生子瀾申抱之育為已子已又生子潤暨女申又咸抱之育為已子諸子女乃咸亦不自知其非申出或唆之曰汝曹實非申出諸子女不信也已而知之乃顧益母申弗替董之中書也李嘗封孺人矣暨為戸部員外郎李申並進宜人於是宗族鄉黨乃又咸喜曰賢者

必福董為叅議副使四品一十二年弗遷往來道路申處之無戚容然恒語董第清苦自勵曁董陞令官申亦不為動嘉靖元年董覲挈家北次郎曁其女婚還也申偏探省屬徘徊第宅巷陌靡忍去是時厥父年七十餘矣攬衣泣而訣聞者業頗訝之曰申夫人令年三十九耳何得悽楚如此曁抵汴痰發遽卒是年十二月廿一日也明日李子造弔焉二子哭之甚形容摧毀李董通家同進士同寮然猶不知二子非申出董於是始涕

泣道故以墓銘請李問申生之年董曰申生成化甲辰正月十有一日小名七姐然前李氏生成化己丑亦正月十一日小名亦七姐申卒之明年是為嘉靖癸未瀾扶母之櫬歸五月三日葬邑南蔄秣務祖塋之次與李氏同云董名鋭字抑之玉田人也瀾娶王氏周府左長史春女潤娶方氏少卿某女女適欒暘指揮某長子也銘曰貴賎盡智壽豈無愚修短者天人或昧諸冠冕佩玉豈無非才哲人其萎於聖攸哀是之謂命君子俟之

天有流馨永有取嗤蕙霜夙零孤雄鳴悲我銘我傷夜臺或知

明故封太安人裴母張氏墓志銘

乾州裴君為戶部主事時迎其母張氏養于官三年封太安人已而裴君進郎中陞衞輝府知府乃奉其母行抵衞輝居無何母病尋卒君號哭使使再拜稽顙以幣狀走大梁而見北郡李子曰子故寮也又鄉人尚襄我銘事俾有耀于幽李子乃再拜受之曰嘻是余鄉人之

母又故寮也厥胡可辭按狀太安人其先醴泉人也徙為乾州人父曰張忠母曰周氏太安人之歸于裴也逮事其祖父母父母祖父母見其克婦道也喜顧謂其父母曰孫媳婦賢而善事我必興吾家其父母退而私又相慶曰父母謂媳婦賢必興吾家乃後裴公中舉為知縣有美服食太安人對之輒泣曰往祖父母父母謂裴氏必興也今即弗大興也然足以養之乃胥弗逮矣知縣公感其言於是嗚唈相對泣矣曰余決不忝於先人

未幾知縣公卒太安人每對裴君語輒又泣曰汝父以不逮汝曾祖父母曁汝祖父母也恒矢曰余決不忝於先人然卒弗大興也所不齎恨以歿者謂有汝也裴君感其言卒中進士有今官及其拜今封也太安人則輒又泣曰汝父往雖謂有汝然不及見汝官也言既嗚咽淚數行下於是裴君益感泣砥礪名行是用有績于官蓋其封太安人時而知縣公亦贈如其子初官云李子曰予往來道乾州乾州人謂予曰知縣公蓋故有兄弟

云然胥異居而蚕亡太安人收其孤養之俾各有妻成家銘曰正統辛酉二月二十六太安人育正德庚午八月十日太安人卒夫諱曰倫字曰秉彝子名曰卿扶櫬西歸合葬于故山厥宫是安

明故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合葬志銘

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既卒之四年是為正德甲戌而其子貢復按察副使提學於河南而奉其母董孺人者來居無何董孺人卒於是邊子仰天大慟絶而蘇曰

吁天天乃使母不見貢舉子邪已而曰天天使章上而弗予遏也而母胡死於客所已而邊子果舉一子而憒母之不及其子見也則益復大慟絶而蘇曰吁天天乃獨不使母百日延邪乃又靡使貢子舉而及母存於是抱其子告之母名邊羽云邊子奉其母喪還將合之奉訓公墓而請李子再拜請曰於乎微子孰志微子孰銘於是李子再拜而受之曰於乎微邊氏人其謂予文訣文曰邊氏者故淮陰人也曰朝用者元末避亂走歷城

而贇歷城王家稱王朝用朝用生王一誠一誠生王文質文質有二子長曰安次曰寧寧生而異稍長颺言曰我邊氏也呼我邊寧曰大邊氏必我後其官果至應天府治中乃治中罔金畜書也輒倍金穫之久之書萬起萬卷樓謂人曰吾子孫必有以文興者治中生邊節邊節者奉訓公也字時中號介菴子奉訓公生而更異英特即六七歲時見者業識其非常兒云董傑者歷城豪也故善治中及見治中郎異則益敬治中思與婚一日

治中大置酒會有董公邊郎立偶傍董公董公抱之起坐膝上曰呼我舅邊郎應聲曰舅我呼汝甥邊郎應聲曰甥如是者三董公顧治中大笑滿堂皆笑於是客盡起觴兩公賀而交其襟割之盟兩公復笑客各復笑醉乃罷散去奉訓公年二十董公女歸焉生十有七年矣是為董孺人云董公女歸會治中亡厥金求焉治中母萬太君者叱止之曰新婦賢不愈獲金乎於是名新婦金而明年奉訓公為學官子弟為學官子弟人謂必立

取第顧久不第第也乃會試又不第於是可立第者久不第或竟不第也必曰邊時中邊時中云邊公坎坷者復二十年始有代州之命而州故稱多豪家罔時役公至州則徧召其長老而集之廷語之曰若民也奈何弗役於是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意懇怛諸長老無不感動泣下者自是無敢弗役公檢獄簿囚夥以問吏吏曰此逋租者爾曰胡不少寛之吏曰脱則挈家亡矣邊公慨然而歎曰吁未孚而責之暴未期而逆其亡兹豈父

母之道哉於是與囚期而釋之使歸已而囚果如期至如是者三年代州大治會中官瑾用事天下以賂行公執古獨不以賂行而忤中謁者已又與御史者㧿也坐是免官歸人有咎公執者聞之董孺人董孺人大驚而密解邊公曰斯時何時渠謂歸不官若邪於是日治具佐邊公與鄉人醉游客至則瞿瞿手自辦具然尚惴惴懼不當邊意而邊亦每如禮於孺人每呼曰孺人孺人而其子貢則泣涕告我曰孺人事萬太君敬如其夫事

王宜人如事萬太君王宜人者治中妻也玆亦其天性云貢又曰孺人儉稔不理於綺華往受封也有命服矣拜封不復服有時貢請服孺人笑曰孺人卑階爾俟汝大封我則服之此雖其細小然巨者可推矣邊公卒之年為正德辛未六月乙未距其生景泰庚午四月巳卯得年六十二孺人卒於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壬申距其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得年六十五初治中以子孤也取王宜人弟之子城子之孺人即弟城猶弟也城有婦

孺人即又娣城婦猶娣也治中歿也城求去城有私畜孺人知之竟不發亦不以語邊公後孺人病且死會城婦自歷城來匍匐於終事孺人生二男子長貢也始官博士孺人封貢為給事中其父母歷城太常丞其父母在代知荆州府父卒歷城次曰賦夭無子一女子曰劉嫁而寡尋亦夭貢取柴氏繼胡氏妾馮氏生羽者賦取趙氏邊子謂李子曰貢以母卒之明年月日合母於奉訓公墓墓在祖墓之次祖墓在歷城東二里地曰蓮渠

墓皆枕離而趾坎銘曰謂天無知治中肇之允茲蹈茲謂天有知代州則厔華隕輝汤懐貞遽畢故材有衆損苞貴時達碩果之延祺至如掇孺人乃夢垂榴闔如生我所覿殁匪罔愉厥囿有楊修阡實良五世爰利二魂妥是

空同集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空同集卷四十五

明 李夢陽 撰

志銘二

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公遷葬志銘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卒葬白塔兒原棃園中葬二十二年而為正德五年於是始徙于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北四百步而近李夢陽

曰嗚呼古不修墓乃余今忍銘我外舅焉按左氏永新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而公曾祖曰左東呉稱堂下派東呉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為知州公知州公為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劾之章謫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驛年數歲知州公起尉氏知縣從舟行墮水流里所出不死天順五年河決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為其孫廣武郡君後六年誥授公朝列

大夫為儀賓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於高皇帝為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貴重與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逢則以鞭相揖及公為儀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獨張蓋駿馬見諸所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平也久之乃顧獨敬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美貌奇偉作詩善畫令禄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車䞭如儀賓䞭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輒騙其

金資居無何將軍貧積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輒
又曰讙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呼曰
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自度將
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邪衆業懼
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能以全券見還乎衆皆
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自往貸諸豪富家緡諸豪富
故雅重公乃無不願與緡如其半數公又輒陰易絲絮
布帛銅錫等昂其直與債家因又勒其半三之一而即

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歲餘諸所負者皆平矣
公病革強起坐會氣絶將軍曰嗟我固謂吾兒為佛也
力主坐葬於是公有四子長曰國璿年十三歲次曰國
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玉次曰國衡年各四歲以卑稚葢
咸莫克成我公葬事公卒十四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
年國玉卒將葬國璣號哭向母郡君叩頭請曰夫葬者
所以妥體魄而棲靈神也乃吾父忍營營逮玆郡君哭
曰嗟女夫謂何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

乃於是謀徙于今墓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脫落故衣衾弗朽也是時郡君髮毿毿皤矣卒其二子四婦孫四男二女曁厥壻厥女曁外孫環之哭嗚呼公詎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人爭田邊我田公乃置酒召爭者謂曰第捐其餘與我乃其人慙罷爭亦不侵於我田即今葬地云葢左氏三世異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壇墓其彭夫人襄陽墓知州公永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驛墓崔夫人尉氏墓惟公墓今并

葬其二子銘曰下不墊黃泉上不見白日改而安之公以室

左舜欽墓志銘

左舜欽者我外舅第三子也名國玉字舜欽母曰廣武郡君以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七日生舜欽會孝宗皇帝改元詔下故其小名曰弘保兒云生四歲喪我外舅十八娶鄭氏女鄭氏女母曰遂寧郡君廣武郡君同母弟也舜欽遂連生二子年二十四以病卒李子曰嗟哉天

乎舜欽竟以此死邪仁者不壽乃余則何言矣前余罹首禍黜還尋被鉤織械繫北行厥勢雷轟山崩人人自保竄匿若將及之舜欽獨力疾從酷暑無晝夜行飢渴蓋是時瑾威權熾矣顧頗獨禮修撰康海敬之於是舜欽為書上康子累數十百言其大要有四言瑾持天下衡必不以私怨殺人一又為天下惜才必不忍殺李子二又康子必匡瑾以古大臣之業三又康李義交也即為之死諍不為過四康子為斂容謝焉既歸疾愈益甚

於是治居于東野墟中茅屋土垣學辟穀道引之術蓋
逾年竟卒以正德五年六月十三日從父葬于新墓銘
曰奕奕大左肇自逢橋八百雲布英森秀翹爰有東吳
實生仁宏再世不仕子孫以興桓桓爾祖邦之司直秉
志不易中路鎩翮於惟我舅先訓是敦光光巨藩來儀
作賔郡君作配顯王維孫高祖太祖厥封廣武惟茲郡
君淑貞奉姑誕育三雛王也挺如嗚呼弟王孰使女挺
孰奪其永急難在心我淚如綆銘于堅石子目其瞑

儀賓左公合葬志銘

正德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舉人國璣筮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里至其祖母崔塋西獲地焉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園東四百步而公長子國璿死葬從之三子國玉死又從之四子國衡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國璣盡發其諸櫬

奉之西郡君葬既與公合而諸等墓各如禮從其日為嘉靖元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康墻保坳也郡君父曰三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為太祖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郡君生十六年而婚於左左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逢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謫炎方驛丞而繼娶于隺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炎方已而丞擢尉氏知縣攜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尉氏

見公遂以之婚郡君為郡君儀賔授朝列大夫籍宗人府云公修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貲鉅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聳蓋僕從都入則引醇飫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㑹之殂也公廬諸墓無何疾舁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慎恵持禮奉姑曁夫無殊于家人㕦姑崔面背咸姑及庶姑邵面背又咸姑而夫之殂也屏澤飾卸華綺蔬素終身怒不至詈笑不見齗終其身弗踰閾見人也然早夭其三子

過痛㥶痺瀝瀝涎巳又亡其女暨邵氏姑又折其冡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子左驂始有婦左駖左騮左駟左騏俱孺孫女初歸于李昆女夫李夢陽曰於乎賢罔壽壽罔愉老罔偕三者天下之至哀也矧又隕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廬郡君雖貴人然孀居憂驚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知使賢者弗穀銘曰田有弗穫黃矢閟之種有弗菀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永茲宅茲聚茲陽發陰茲驅神役祇由

本達支以秉厥生以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觀厥成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銘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廬陵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賔夢麟而儀賔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王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丘温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妁婚妁咸不之婚

也曰教授微而貧及妁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為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孝宗皇帝

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勑命壬戌

李子櫂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在左氏瞿冠翠翹揚帔曳裾見焉其行于于也皙而頎瑱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皇帝上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以彈

事出李子明年正月蓦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潜大梁墟中已已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舟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没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中舟突崕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徙於潯陽是年李子

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泝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㑹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必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頴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悟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襻在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

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賔酒食稱賔至今不至矣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處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豉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矣妻在内無嘻嘻門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今扃内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令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憪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

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瘞左氏山下杉棺柏槨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杷裹右嵩前潁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坎而宫汝藏汝封亦既考終汝曰咈約而修伸妍而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逝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斯丘

處士松山先生墓志銘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處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有六歲先是處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顧惟啜白酒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余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子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邪然竟死也悲夫處士有甥曰王洎賢而文實主乃葬事來速銘而處士弟瑀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并掇拾為志志曰處士姓丘氏名琥字伯玉號松山蘭陽人也父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娶谷

氏夫人生四子處士長也幼頴異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愈已又時病目廼棄去以商遊吳中盡發其藴為詩由是知名吳中甞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處士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僮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經營四十餘年遂起家至千金顧盡散諸

弟男女及族若所識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終不為自計嘗起第大梁東門結亭蒔木芙蓉菊亭旁更為詩先後所為詩積萬餘數造詞巉削棘澁大類黄韓亦為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謔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宫雜商若敲金戛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詹帽非名士而罕與往來盍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云謂人曰我死稱為松山處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劉氏生

子忠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員薛暠側室潘氏生子鏳常自憤其末年家事不遂臨終曰我死薄斂不用槨棺首第書曰丘松山不瞑目之柩又曰死即反葬母殯鏳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反於蘭陽之兆與劉氏合忠有五子四女銘曰丘氏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彦德始遷蘭陽傳之仲和實生士能士能生陵處士三季璐瑀及珙璐至參政珙為縣令瑀才亦處處士㧚館二季先喪惟瑀紼挽於乎處士遠蹈跨時危行德孤敦

實斂華獨行不疑人皆劫劫我約而腴季承以官承志者吾歸于玄所從父母祖

灋亭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徐氏郾城人也名聰字聞博嘗亭灋上於是稱灋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廉孝聞春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行彷徨叢薄間遇櫻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笋氷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蚊

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為諸生攻文文又弗第也乃以貢為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嘗往來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道訓導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歎曰吾不試故藝向使渠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為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内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邃其思抑揚以厲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憮然

若失也勃而變巳翕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
吾志其行矣於是構齋植竹峩冠委裾講唐虞周孔之
緒而乾州學會官鈌檄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猶
其徒也於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醴泉飢錢粲
政者出帑金千檄訓導賑之或問錢奚捨縣而任學也
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飢婦有剥齒
食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使之不
飢而能使之不齒乎非情也夫剥齒救斃耳而今磔之

是以僥易僥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導謂其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豪人懼歸我侵田于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哂曰子謂我兀兀腐夫邪其亭瀼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説先王顧益篤即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至遇經生學子則顧繾綣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度瀼矣於是又獲知瀼亭先生云而瀼上人蓋至今稱儉鯁直篤行躭學必首先生先生生宣德乙卯三月廿七日卒正德辛巳九月一

日年八十七歲娶陳氏義士陳某女先卒繼甘氏壽官甘鍾女年五十三歲亦先卒甘生徐固舉人女聘舉人趙應式卒側室趙氏生徐碓女適袁昺卒徐生曰於乎吾父卒有聞抑孰知吾母者母貞懿寡言起家勤矣追遠近矣逮下惠矣途路瘁矣然弗壽弗貴矣抑孰知母者按徐氏諱保國初始徙鄠城城西三里許其世墓也以正德年月日瘞灃亭先生於墓而二配合銘曰梗楠在山匠氏之恥和璞終韞玉人其鄙囊穎攸脫乃斂乃

歸劀耀刮垢鉤賾探微約之身掞之文以詒其嗣人先民哉

高處士合塟志銘

高處士者大梁人也名瑾字彦節年六十八歲正德四年二月五日而卒葬鄭門塋矣後十有二年為正德辛巳而其配侯氏亦卒以明年正月廿七日啓處士窆合焉侯氏少其夫二歲卒之年七十八矣生二男子長曰珣東明縣丞擢知黟縣又知東光次曰璐從弟提敍之

二女子一歸周鏞驛丞一歸陸澍典膳珣生三男子長曰爵次曰仲嗣縣學生次曰叔嗣舉人璐一男子曰愛李子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誦其言未嘗不酸心流涕也葢重傷時俗之偷云夫惑贗成眞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也乃人見藝材辯博豪縱赫霍輒斂龔㬥慕效稱賢或峩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又嗟羡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悃朴自脩力田飭行之夫闇沕無聞不見禮於輩流吁時之

偷亦甚矣乃余今幸知高處士處士固閽湯人也吏考其行則孝弟儉直者也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為懽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為執鞭或道傍伺顔色蓋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然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負欠割券持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處士不較也珣丞東明也强逆處士官邸壓頟曰吾自不入公府令公府居邪會舊令代之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之已而曰君

似弗如也令歎服其直人又言處士家居里巷子弟見之為起拜肅立僮僕假借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為淳風矣侯氏者巖之女也事姑猶夫事母事二嫂猶夫事二兄嫂之子提殺璐也侯與處士計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以百金請處士謝處士不受詰侯謝侯亦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邪君子謂夫婦者足為媲德駢美者矣而顧咸閻汤閻閻弗彰吁足傷已足傷已珣之知東光也亦强逆侯侯

弗往曰汝父不恬公府吾獨能跋涉就汝邪人言侯即老親戚子弟罕得見其面禮婦人問荅不踰閾出則擁蔽其面殆斯之類也夫叔嗣曰吾先洧上人也高皇帝定天下也立幟以定民曰赤幟軍白幟民曰義者傳白幟遂徙大梁從民義生一子九九生一子清清娶李氏生三子聰讓處士銘曰墨不能朱石不能㯳松柏冬榮厥操詎移居約履蹻驗秉覲順我躋彼蹶彼昭我晦匪財而富匪爵而貴蹈貞服朴是曰民良高帢布衣孝弟

直方閭里起敬閨人賛襄摵頀循循子孫赫昌今之梁孟考世莫識不有曰李孰知冀巽缺不有景升孰欽龎德我言匪蕪徵此銘石

劉處士墓志銘

劉處士者泰和人也名熈字和皡號敬止於是稱敬止先生先生殁二十年是為嘉靖元年而其子潛始以中江教諭文衡於河南李子之提江西學也甞識潛諸生中異之而首拔之於是潛見李子而泣而求銘其父墓

曰於乎潜死罪死罪父殁二十年矣而墓無銘也潜誠死罪死罪雖然有待也非敢後也李子曰往吾按泰和也嘗聞若父矣矧潜也遊吾門序曰劉氏者其先金陵人也後徙泰和之珠林已又徙荷山號荷山劉氏諱公唯者潜曾大父也號醉德醉德生元鑟號訥軒訥軒生處士即敬止也處士少孤不仕然讀易精詣授之弟弟官新會簿授之子子以之第授之徒徒多為名流處士故善酒母嘗病革處士籲天求身代獲愈於是絶口不

酒亦不復肉如是者幾十年周旋膝下母竟以壽終母之終也處士苫塊棺側以俟其弟來凡年餘無渝無惰蓋其性方剛得諸天者如此而族屬有犯或弗悛者必鳴以攻之諸生弗率者斥去不少貸以是人服其誼而憚其嚴云處士生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七歲配蕭氏石岡大家子與處士齒德相高先八年卒生子一潛也女一適某潛配歐陽氏生子二女一云李子曰予讀泰之九三而知天人之交也劉氏其當之矣夫劉氏於趙宋

顯矣科第甲一邑是後寖遠而寖微非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者歟夫醉德而下三世約矣然能斂華而敦實守一履朴堅德固性迄於潛也文行卓如後將有大聞於時非謂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歟夫天人判者爾往來進退譬猶符券至數百年而猶合於劉氏見之故曰予於泰九三而知天人之交也銘曰耕也或餒蒔也或萎惟德之綿其悠如泉流之為川渟之為淵流之匯爵渟之匯約君子有穀後食其福

梅山先生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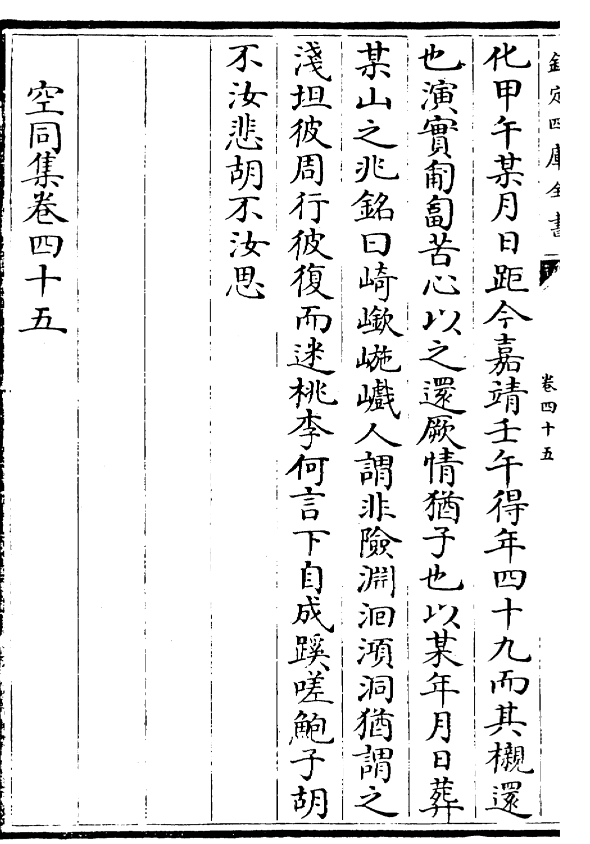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令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令死邪於是趣駕往弔焉門有懸紙繐帷在堂演也擗踴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歙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子識焉商二十年餘

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為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修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丐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

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
吳下阿蒙邪别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
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
月梅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
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
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内明
日造梅山邸欵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懽於是多邀梅山
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之梅山

起牀坐曰彌瘧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件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别而還歙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别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賔主膝上為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廻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焰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朶朶艷丹霞愛爾真

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
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㝠心頓會孫時有
綿疾吾醫之立愈謗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黄岐鵲
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歙也
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
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芳文芳父思齊
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
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


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櫬還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兆銘曰崎嶔𡾊巇人謂非險淵洄湏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嗟鮑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

空同集卷四十五